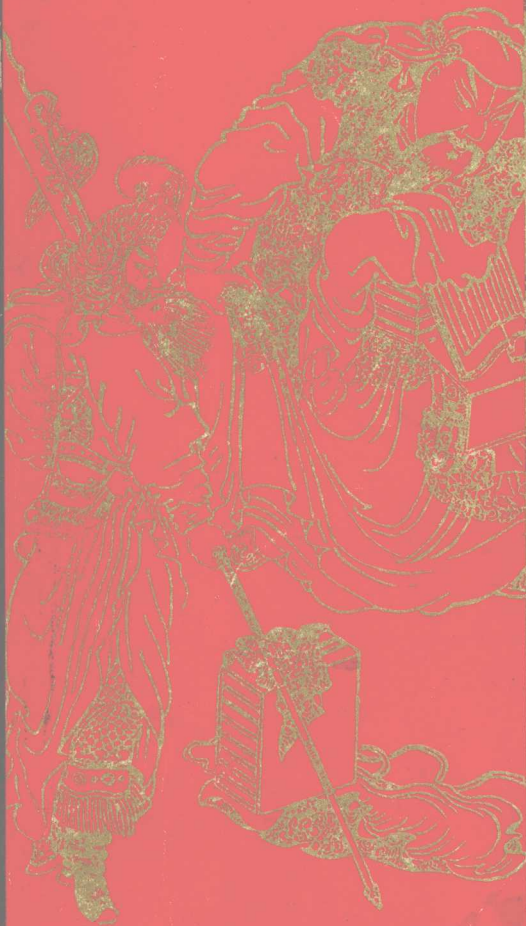


上卷

(明)罗贯中/著 李国文/评

作家出版社

李国文新评 三国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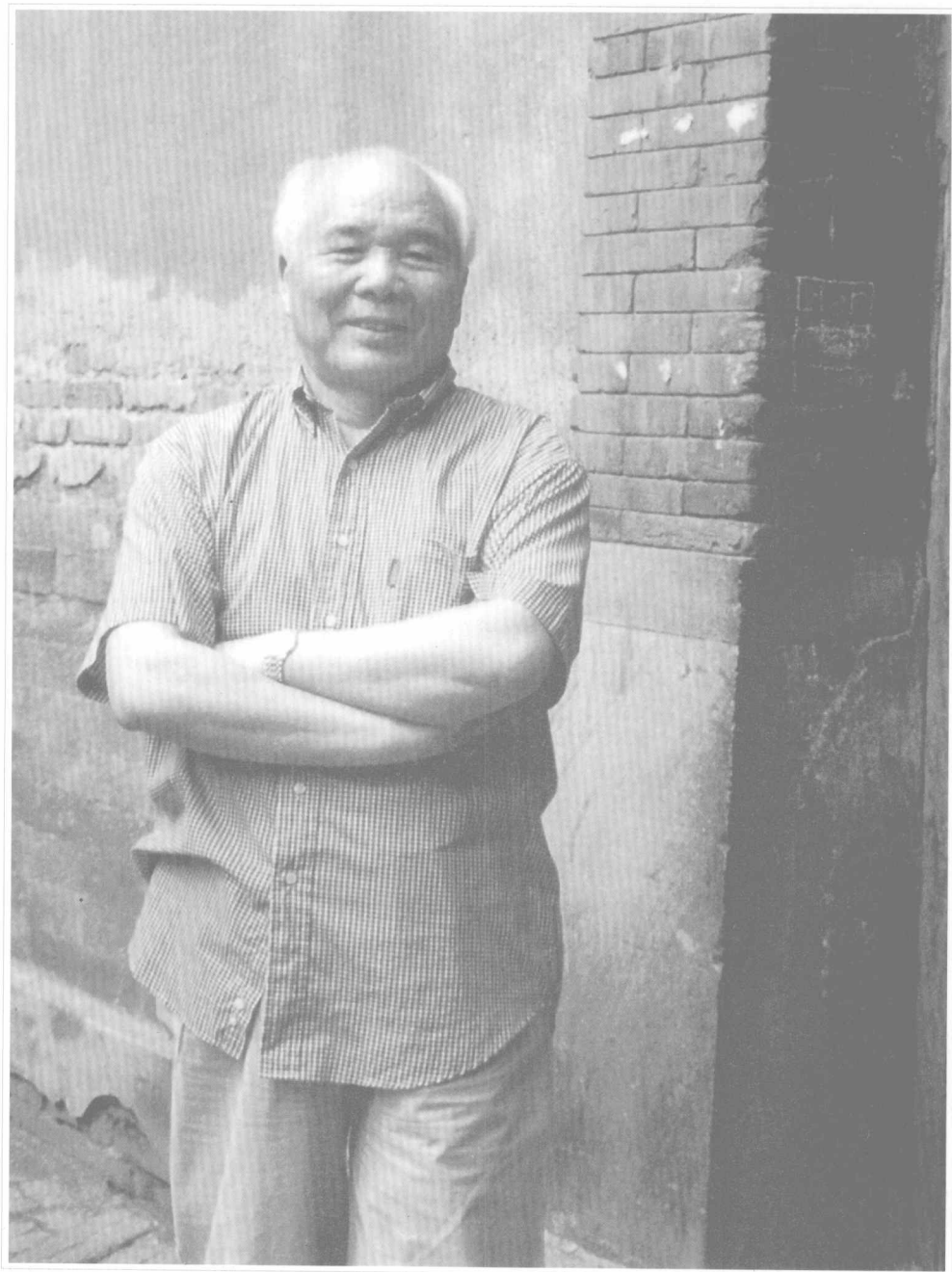
上卷

(明) 罗贯中 / 著 李国文 / 评

作家出版社

李国文新评二国演义





作者像



李国文 1930年出生于上海。

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还曾划过“右派”。1979年又写小说《月食》，重新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和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槃》、《洁白的世界》，作品多次获奖。并著有《骂人的艺术》、《淡之美》、《大雅村言》、《楼外谈红》、《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随笔集，以及《重评〈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

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序

●李国文

《三国演义》是一本奇书，是一部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历史小说。

其实，自公元184年汉灵帝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止的通常被称作“三国”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只能算是短短的一瞬。然而，这段不足百年的三国鼎立的局面，那刀光剑影、权谋纷争、忠贤奸愚、风云变幻的史实，如此家喻户晓，以致比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人们都更能津津乐道一些。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的孙中山、蒋介石，算起来该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吴被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要说打仗，比三国的仗打得大者，不可胜数。要说杀人，历朝历代，由古至今，何止亿万？三国死的人，顶多是个零头。要说称王称霸，大忠大邪，文治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书中找不出来呢？独是三国，经罗贯中演义之后，三国的历史，便成了普及度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一段历史。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这部《三国演义》近五百年来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结果。

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的功绩。当然，也是文学的功绩。

政治家读它的权谋，军事家读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学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作鉴，把《三国演义》俨然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已。所以此书问世数百



年来，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读把玩，爱不释手。如今，甚至飘洋过海，成为世界性的《三国演义》，这充分说明它长青永存的艺术魅力。

在这部书里，弱者从中看到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进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领悟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过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的成败，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震撼于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于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者从中能找到知音，坦荡君子当然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共运而一哭乎？兴灭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浩浩哉，荡荡哉，读《三国演义》，如入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有人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中炉火纯青的权术如此透露人性之恶。有人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的事，为人类仅有的善良，未免太感情用事。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部书，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如此紧密联系的。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它对于三国时期的若干历史事件的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判断，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张白脸，应该说是《三国演义》给他涂上的，关羽成为尊神，香火供奉，更是《三国演义》推崇的结果。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功能，表现之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中，莫过于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荦荦大端。但比之《三国演义》，或是通俗敷衍，拘谨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虚构，荒唐无足凭信；或是陈词滥调，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读。有的把帝王后妃



写成比当代人还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有的把丑恶美化成为进步，把反动歌颂成为美行，有的把暴君写成明主，军阀写成救星，封建道德写成万世不变的纲常伦理，那老百姓自然也就写成了群氓。更有一些历史小说作家，或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私家禁脔，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为名，变相卖春，糟蹋古人，贻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贪多求全，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至于那些充斥地摊的粗制滥造的伪劣历史小说，则是属于打假的对象了。所以，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现在如此，若干年以后，仍将如此，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艺术品。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失却深蕴。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本书以其自身的政治、艺术价值而传世而永存。

它曾被人誉为“第一才子书”，高于《庄》、《骚》、《史记》，认为“扶纲植常”、“裨益风教”而顶礼膜拜。也被人视作“野史芜秽之谈”、“萑苻啸聚行径”而“最不可信”。责之以“太实而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以及认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者，也大有人在。虽确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无论如何，这部千百年来由说话人、艺人和文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智慧结晶，不但有观赏价值，有娱乐价值，有消遣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除此以外，还有某种实用价值。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退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有实用价值的一部不同凡响的奇书。

《三国演义》的生命力，也许就在这里。



· CONTENTS ·

目 录

序	李国文(1)
第 一 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1)
第 二 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13)
第 三 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27)
第 四 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卓献刀 (39)
第 五 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49)
第 六 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63)
第 七 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73)
第 八 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84)
第 九 回	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94)



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107)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117)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131)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142)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州	(156)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171)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清水	(187)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202)
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	(212)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221)
第二十回	曹阿瞞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236)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247)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258)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271)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285)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293)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305)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315)
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327)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341)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353)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367)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378)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391)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404)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415)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424)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434)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447)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460)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471)



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第一回 ·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三国演义》第一回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似江水由三峡出，便浩浩荡荡，巍然成势。虽然魏、蜀、吴的历史并非由此发轫，但确实系由黄巾举事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形势，然后才有群雄并起，相互割据，征战频仍，动乱不已的局面，最终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架构。由此来看，从黄巾起义开篇，写这本演义，开门见山，主人公马上登场亮相，确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开头。

从写小说的角度看，这样入手，来得直接些，痛快些。《三国演义》的作者，尤其是整理者，是毫不掩饰其刘汉正统思想的。所以开宗明义第一章，蜀汉的刘、关、张理所当然地作为主角出场。紧接着才是作为从属的魏之曹操、吴之孙坚露面。正统观点，不言自喻，爱憎态度，泾渭分明。

罗贯中和嗣后的整理者十分明白地告诉读者，刘备是怎样的人，曹操是怎样的人。恨不能扯住诸位看官的耳朵说，谁是英雄，谁是奸雄。虽然扬爱抑憎得未免有失偏颇，从文学角度来看，如此的不隐讳，虽是此书的一点瑕疵。但这等迫不及待，旗帜鲜明，使全书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构成了此书的一大特色。





第一回回目中的“结义”二字，幸勿作为“千古佳话”一笔带过。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本权谋教科书的话，那么，这就是此书第一个权谋。

结义，俗称拜把子，或契结金兰，或歃血为盟，是属于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西方并不多见。结义，多半是政治上的结合，感情是次而次之的事，而且通常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所乐于采用。这种以感情色彩来掩盖其政治目的、阴谋意图的集结方式，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阶层所取。

刘备织席贩屦，张飞屠猪沽酒，关羽杀人亡命，比之袁绍四世三公、曹操身家显赫，当然属于低微出身，用这种结义手段联络起来，也是自然。因为作为单个的人来讲，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人微言贱，无足轻重，攀援乏力，出头无望。只有同声共气，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的义兄兄弟，才能立足，才能挣扎，也才能奋斗。结义的实质，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

所以盟誓中必不可少的一句，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死，也就是死党的死。结义所企求的，也就是这一个字。

黄巾张角举事，先捧出一位“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的神，宋江有一本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太平天国索性信了一位外国神。不奇怪，此前此后，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鲜有不造神者。造外国神，造中国神，造自己为神，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

几乎所有成了事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懂得这一套。因为吃准了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文化低下，而文化低下，便是产生迷信的基础，他们需要有一个神。也吃准了中国人有迷信而无信仰的泛神论的特点，容易接受任何一个崇奉膜拜的对象。所以，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还是外邦的，总得请来一位填补老百姓的灵魂真空，此术几无不奏效者。

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并形成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

愈愚昧，愈穷困，愈造神；愈造神，也愈愚昧，愈穷困。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方升座，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帝惊倒，左右急救入宫，百官俱奔避。须臾，蛇不见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又海水泛滥，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光和元年，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现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帝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议郎蔡邕上疏，以为蜺堕鸡化，乃妇寺于政之所致，言颇切直。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曹节在后窃视，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后张让、赵忠、封谡、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惲、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

懂得分合之道，便明白了历史这门学问的一大半。不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且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或明合暗分，各怀鬼胎，或暗合明分，秋波频传。或边合边分，打打拉拉，或合合分分，狗扯羊皮。合时勾肩搭背，分时不共戴天，好时如胶似漆，仇时食肉寝皮。昨天拥抱，今朝翻脸，席上千杯，桌下踢脚，历史之所以好看，全在分合二字做尽了文章。其实分合之道，国与国如此，人与人又何尝不如此？

大自然的灾异现象，从来如此。所谓上天示儆，只不过老百姓的微弱抗议，统治者听不进去以后，才借助于天象来说话。而且，统治者越是日暮途穷，越是倒行逆施，于是被统治者在高压统治下，也越是



“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时巨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张角，一名张宝，一名张梁。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因入山采药，遇一老人，碧眼童颜，手执藜杖，唤角至一洞中，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言讫，化阵清风而去。角得此书，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号为“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角有徒弟五百余人，云游四方，皆能书符念咒。次后徒众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书“甲子”二字于家中大门上。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角遣其党马元义，暗赍金帛，结交中涓封谗，以为内应。角与二弟商议曰：“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得，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遂一面私造黄旗，约期举事；一面使弟子唐周，驰书报封谗。唐周乃径赴省中告变。帝召大将军何进调兵擒马元义，斩之；次收封谗等一千人下狱。张角

任人刀俎，无能推翻，只有寄希望老天爷来收拾了。

中国虽是五千年的文化古国，但也是个文盲很多的大国。所以对于书本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心理，更何况是天书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又有哪一部天书，能救得了中国的贫穷愚昧呢？相反，倒是这些该死的天书，把老百姓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委以重任者竟是一个叛徒，用人如此不善，黄巾之败必矣！

闻知事露，星夜举兵，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申言于众曰：“今汉运将终，大圣人出。汝等皆宜顺天从正，以乐太平。”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何进奏帝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讨贼立功。一面遣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俊，各引精兵，分三路讨之。

且说张角一军，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刘焉，乃江夏竟陵人氏，汉鲁恭王之后也。当时闻得贼兵将至，召校尉邹靖计议。靖曰：“贼兵众，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军应敌。”刘焉然其说，随即出榜招募义兵。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昔刘胜之子刘贞，汉武时封涿鹿亭侯，后坐酎金失侯，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玄德祖刘雄，父刘弘。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履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

《三国志》卷三十二说他“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此书给略去了。其实，为先贤讳，也大可不必。刘邦还往儒冠里撒尿呢，但人们并不因此把这位开国之主看低了。不少人有个毛病，很容易形而上学，是伟人，则唯恐其不伟大，拼命贴金，不伟大处也伟大；是坏蛋，则生怕其不够坏，必使其一无是处才罢手，不坏





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乃刘焉发榜招军时，玄德年已二十八岁矣。

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适才见公看榜而叹，故此相问。”玄德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飞曰：“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寿长，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

也坏，坏则更坏。在文学上，这种手段就是伪典型化，最集其大成的是样板戏的“三突出”，于是，人物也就变成了一具具僵尸。如今，“三突出”的理论虽然偃旗息鼓，但并不等于不会用别的名目借尸还魂。

这一声喝问，便点画出一个活生生的莽张飞来！

他就这点可怜资本。所有没落子弟，都先打出这块牌子唬人。

有钱能办事，自古亦然。

这三位，一位比一位身高，为了突出关云长，无所不用其极。看来，一些现代舞文弄墨的人，至今也未出息得比始作俑者的这本《三国演义》高明多少了去。